

●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 主编 叶嘉莹
◎ 编著 卢兴基

顾太清词

新释辑评

久别情已熟

交深语更繁

故人留我饮芳樽

已到雅栖时候

窗影渐黄昏

拂面东风冷

漫天春雪翻

醉归不怕闭城门

一路琼瑶

一路没车痕

一路远山近树

妆点玉乾坤

中国书店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顾太清词

新释辑评

■ 卢兴基 编著

主 编：叶嘉莹

副主编：母庚才 顾之京



中国书店

责任编辑：陶 玮 张 蕾

封面设计：胡建斌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顾太清词新释辑评

卢兴基 编著

出版：中国书店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东街 115 号

邮编：100050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北京李史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版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604 千字

印张：23.125

印数：0 001—5 000

书号：ISBN 7-80663-279-4/I·197

定价：43.00 元

敬告读者

本版书凡印装质量不合格者由本社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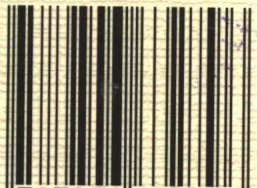
当地新华书店售缺者可由本社邮购。

内容简介:

顾太清，即西林春，或称太清春，是清代与纳兰性德齐名的满族女词人。其词作具有明快清新、庄重淳雅、构思慧巧的特点，以生活实感入词，其词有内容，不趋时，有别于一般闺秀词的“纤佻”、“小慧”以及同时期纤弱浮艳的词风，颇具大家风范。

本书收录经前人整理的全部太清词，逐首进行详尽注释和引导性的讲解，并将相关资料、前人评论以及唱和之作附录于每首词作之后，同时把太清生平、创作资料和相关论文附录于书后，方便读者检阅参考。

ISBN 7-80663-279-4



9 787806 632796 >

定价：43.00 元

主 编：叶嘉莹

副主编：母庚才 顾之京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温庭筠词新释辑评

冯延巳词新释辑评

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

柳永词新释辑评

晏殊词新释辑评

欧阳修词新释辑评

晏几道词新释辑评

苏轼词新释辑评

秦观词新释辑评

贺铸词新释辑评

周邦彦词新释辑评

李清照词新释辑评

陆游词新释辑评

辛弃疾词新释辑评

姜夔词新释辑评

刘克庄词新释辑评

王沂孙词新释辑评

吴文英词新释辑评

元好问词新释辑评

纳兰性德词新释辑评

徐灿词新释辑评

史承谦词新释辑评

● 顾太清词新释辑评

王国维词新释辑评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叶嘉莹

副主编

母庚才 顾之京

编委会成员

叶嘉莹 母庚才 顾之京 鲁杰民 马建农 吴凤祥 陶 玮
张 红 张 华 黄进德 杨敏如 姚守梅 刘扬忠 邱少华
王双启 朱靖华 饶学刚 王文龙 饶晓明 徐培均 钟振振
王 强 陈祖美 朱德才 薛祥生 邓红梅 刘乃昌 王兆鹏
欧阳代发 高献红 赵慧文 徐育民 吴庚舜 吴明贤
张秉戌 程郁缀 严迪昌 卢兴基 安 易

总序

早在两年前，母庚才先生与顾之京女士二位教授，联袂来天津南开大学相访，与我谈及拟编辑此一套丛书之计划。我以为他们的构想极好，故曾表示支持赞同。但对于他们拟邀我担任主编之要求，则因我之才能、精力、时间，皆有所不逮，所以婉言谢绝了。及至今年春，他们二位又再度来津，重新提起要我任主编之事，在力辞不获之情况下，只好同意了他们的要求。目前此一套丛书即将出版问世，他们又嘱我为之撰写序言。于今执笔之际，实有喜愧交并之感。所愧者自然是对自己忝窃虚名的惭怍，所喜者则是行见此一丛书之出版，定将对今后词与词学之研究做出极大之贡献。而我所谓“极大之贡献”，则与母先生及顾女士二位最初所拟具之编选内容及体例有着密切的关系。下面我就将对此两方面之特色，略加序介。

先从内容方面来说，本丛书之编选，可以说是大致囊括了从晚唐以迄清末的足以代表各种风格与流派的重要作者，基本反映了词的历史发展脉络。首选温庭筠，为《花间集》所辑选的第一位词人，在早期从事于词之创作的唐代诗人中，温氏所留存的词作数量最多，所使用的词调也最广，是奠定了词之美感特质的第一位作者，自当取冠卷首。为专集之一。冯延巳词较温庭筠之意境更为深美，极富言外之感发，固正如《人间词话》所言，“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拓开北宋一代风气。为专集之二。继之以南唐二主。中主词亦富兴发之感，有言外之远韵；后主词则“始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是使得词体自歌辞之词转向士大夫之直抒一己之情的一个重要突破。为专集之三。柳永词则以其对俗曲音乐之

娴熟，及其铺陈叙写之才能，不仅为词之长调的写作开出了广大的途径，而且更以其落拓之身世，一变五代令词中所写的春女善怀之思，而写出了矢志不平的秋士之慨，对词之形式与内容都做出了重要的拓展。为专集之四。大晏及欧阳二家词，一方面既受有南唐词风之影响，一方面又能各以其情思及修养自开境界，大晏之明丽和婉，欧阳之豪宕沉着，分别使得五代以来之令词，在北宋初期获致了更为丰美之成就。为专集之五及六。晏几道词为歌辞之词的一种回流及新变，不似大晏、欧阳之以意境胜，而以秀气胜韵超越乎教坊艳曲之外，固正如黄庭坚氏所云“可谓狎邪之大雅”，为专集之七。苏轼词则更以其诗文馀事，为小词别开天地，一洗绮罗芟泽之态，而表现了天风海雨般的逸怀浩气。为专集之八。秦观虽为苏门才士，但其为词，则并未受苏氏之影响，而是以其个人所独具的纤锐善感之心性，写出了既不同于《花间》，也不同于北宋其他各家的，别具凄婉之致的词篇。为专集之九。与秦氏时代相近的词人贺铸，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作者，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曾对之大加称赏，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则对之极为贬抑。其所为词是否有屈宋楚骚之深意，是一个值得深入去探讨的作者。为专集之十。周邦彦词富艳精工，集北宋之大成，又妙解音律，既可制为三犯四犯之曲，又兼有勾勒铺陈之妙，为南宋词开出无限法门，自是关系词之演化的一位重要作者。为专集之十一。李清照生于缙绅家妇女多不敢为词的封建之时代，独能以其才情勇气专意于为词，不仅足以与男性作者相颉颃，更能于芬馨之中，时露神骏之致，自属难能。为专集之十二。陆游词驿骑于苏、秦二家之间，颇具逋峭沉郁之慨，可谓风格独具。为专集之十三。辛弃疾以英雄豪杰壮志不遂之悲慨发而为词，故能于豪放中独具沉郁顿挫之致，周济称其“才情富艳，思力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固是确论。为专集之十四。姜夔以江西诗法入词，更兼通音律，能自度曲。沈义父称其“清劲知音”，在词中别开宗派。为专集之十五。刘克庄颇有豪气，学辛词而缺少沉郁之致，但其“以文为词”之作风，亦不失为

词中之一流派。为专集之十六。吴文英词意境幽邃，词笔丽密，周济称其“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秾挚”。为专集之十七。王沂孙身历南宋之亡，故其为词常不免有麦秀黍离之感，托意深婉，遣辞工雅，周济称其“思笔”“双绝”，可以为“入门阶陛”。朱彝尊《词综·发凡》谓“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若王沂孙者，真可谓宋季之代表作者矣。为专集之十八。以上自晚唐五代，以迄南宋之末季，所辑专集十八种，作者十九人，可以说基本涵盖了词体在此一漫长的发展演进之路程中的主要流变及代表作者。

至于元、明两代，虽然不以词称，名家极少，然亦有不可没者，即如金元之际的大诗人元好问，生于盛衰激变之时代，亲历国家之覆亡，盖正如清赵翼所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其所为词，无论抒情、写景、怀古、感事，类皆能于其所赋写之情事以外，别具深慨，豪放中不乏婉约之致，自为两宋后之一大作者。为专集之十九。降及清代，号称词之中兴，作者既众，流派纷起，本丛书之编辑盖以五代及两宋之主流大家为主，于清人之词未及备载，乃但录其具有明显之特色者五家。纳兰性德独具纯情锐感，不假工力，直指本心，王国维谓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颇能摆脱传统旧习，为专集之二十。徐灿为清初之著名女性词人，评者多以李清照为拟比，其才情虽不及李氏之馨逸，然而徐氏词中所写的兴亡之感，其悲慨苍凉之致，则为李氏之所无，为女性词之意境做出了极大开拓。为专集之二十一。史承谦籍隶荆溪，原属阳羨一派之词人，然其所为词，则能于阳羨派之豪健以外，别具幽凄之感。严迪昌先生撰《清词史》，称之为“界内新变”。其“雅丽”之词风，与浙西词派颇有暗合之处。夫阳羨派之宗主陈维崧，及浙西派之宗主朱彝尊，固为清词之两大作者，然而其词作浩繁，本丛书一时未能将二家之词集全部辑入，于今既有史承谦一家之词，亦颇可见两派词风流变之一斑矣。为专集之二十二。顾太清为本丛书所选辑之第三位女性词人，顾氏在意境方面虽

不能与徐灿之苍凉悲慨相比，然其感觉锐敏，用笔深细，往往能在日常景物情事中，写出常人之所未见，出人意外，入人意中，自是女性词人中之一大作手。为专集之二十三。王国维为一代学人，生于清末民初海运大开新旧文化激变之时代，早年曾一度从事于词之创作及评赏，其为时虽短，但其所成就颇有突破传统之处。更因其天性忧郁，好沉思人生之问题，又曾研治西方哲学，故其词往往有哲理之思致，在词之传统中独辟蹊径。正可作为结旧开新之一种启示。为专集之二十四。

早在十八年前，当我与川大缪钺教授合撰《灵谿词说》一书时，我在《前言》中已曾言及要以具体词作展现词之历史的重要性，因为对于个别之词人与词作之评赏，只是属于“一种‘点’的性质”，而“史”的叙写，则是属于“一种‘线’的性质”。我当时以为“如果我们能将分别之个点，按其发展之方向加以有次序之排列，则其结果就也可以形成一种线的概念”。“则我们最后之所见，便可以除了线的概念以外，更见到此线之所以形成的整个详细之过程，及每一个体的精微之品质，庶几使人有既能见木，也能见林，而不致有见林不见木或见木不见林的缺憾，如此则读者之所得便将不仅是空泛的‘史’的概念而已，而将是对鲜活的‘史’的生命之成长过程的具体的认识，且能在‘史’的知识的满足中，也体会到诗的欣赏的喜悦。”只不过当年缪先生与我所作出的，还仅只是限于对少数作家的个别作品之评赏而已，如今则此一《丛书》之辑录，则是大体上涵盖了词之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各种流派与风格的重要词人之全部作品，正如在词之领域中，建出了品种繁多、木繁枝茂的一片沿历史踪迹而前进的广苑长林，既可供个别之观赏，又可供历史之研究，其有功于词学，自不言而喻矣。

以上还不过是仅就此《丛书》的内容言之而已。若更就其体例而言，则其所编录者实更重在每一册专集的“新释”与“辑评”。编者对于每一册专集之撰著者所提的要求，是要在严谨的考证、整理之基础上，吸收大量新材料、新观点，融入前人研究成果，对所

选定之词人的作品进行分类、编年，并逐词注释、讲解、辑评，并力求融贯中西，自建体系。也就是说此一《丛书》中的每一专集，都各自代表了此一词人之作品、自其编订成集以来的全部研究成果。此种研究工作，其所获得的实在已不仅是一种综合的成果而已，同时也展现了每一位词人在历史长流中被接受的整个过程，其所反映的乃是文学在被接受的历程中之各种复杂的情境，是一种立体性的多面性的文学研究。按照西方文学理论中的接受美学而言，此种所谓对“接受过程”之研究，固正为今日文学工作者之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而本丛书的编著体例，则可以说是恰好为此种“接受过程”之研究，提供了最好的结古开新的基础。然则此一丛书之编撰体例，其有功于词学，自亦不待言而可知矣。

最后我还要提出来一谈的，则是此一册丛书所邀请的每册专集的撰著人，不仅都是当今词学界的重要学者，而且若推原其学术源流，更是包罗了现当代的几位词学大师的众多重要传人，既美具而难并，更珠联而璧合。然则此一丛书之出版，固洵可称为词学界之一盛事也。只是我个人既在其间忝窃了“主编”之名义，而且更在本丛书最后一册《王国维词新释辑评》的撰著中，忝窃了作者之名义。事实上在此一册专集的撰写中，我虽然参加了全程的研讨，但真正的执笔撰写人则是安易女士，这也是我要在此特别加以说明的。是为序。

叶嘉莹

2000年11月1日

写于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

前言

顾太清是清代卓有成就的女词人，但当代知道她的人恐怕就不多了。她受到清末一些词学家的交口称赞，把她和清初的纳兰性德相比，说满洲词人中，“男有成容若，女有太清春”。但他们又坦言并没有见到她的词集《东海渔歌》。后来终于觅得了它的抄本，但也是一个不全的残本。20世纪30年代，我们已获悉顾太清的诗集《天游阁集》、词集《东海渔歌》尚有足本存于日本，但迟至80年代它的缩印件才传至国内。199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张璋先生编校的《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广大读者终于能读到她存世的全部诗词，揭开了这位女词人的神秘面纱，全面地读到她的诗词，领略到她的作品——尤其是词的艺术魅力。

顾太清可说是一位女才子，她不仅能赋诗填词，书法绘画也有专才。她的诗词，除了今天大家能读到的《天游阁集》和《东海渔歌》以外，还有一部《子春集》，收入了她早年在江南飘零时期至与奕绘婚后初年的诗作。惜这部诗集今天已经见不到了。仅有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中保留了五首。《天游阁集》首卷《丙戌清明雪后侍太夫人夫人游西山诸寺》前的九首中，有一部分也可能是从《子春集》中移来的。此外，她还撰有一部续《红楼梦》的小说《红楼梦影》和另一部题为《桃园记传奇》（已佚）的戏曲。但关于她的姓氏、籍里和经历等等，却无一不存在像谜一样的疑团。尽管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有的弄清楚了。有的其实还未弄清，有的恐怕

将来也难弄清，成为永远的谜了。

原来她并不姓顾，也不是什么吴（今江苏苏州）人，不是顾八代（乾隆时的大臣，姓伊尔根觉罗氏）之后，更不是所传因育于外家，外家姓顾，所以她得“顾”姓。她姓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是雍、乾两朝重臣鄂尔泰的侄重孙女。祖父鄂昌也做到甘肃巡抚等职，不想牵连进胡中藻《坚磨生诗钞》的文字狱案，被乾隆帝赏赐自尽，从此家族败落，后代沦为“罪人之后”。父亲鄂实峰只得以游幕为生，娶妻香山富察氏，生子鄂少峰、太清及妹霞仙。她本名春，字子春，又字梅仙，号太清，别号云槎外史，所以她的真实姓名应是西林春。

太清生于嘉庆四年（1799年）。二十六岁时成为贝勒奕绘的侧室。奕绘是乾隆五阿哥永琪之孙。永琪封荣纯亲王，子绵亿降袭荣恪郡王，赐第于太平街。由于太清系“罪人之后”，依制不得为王室成员，经金启琮（他是奕绘后裔）先生查得《荣府家乘》和《爱新觉罗族谱》，证实当时为上报宗人府，而冒了荣府护卫顾文星的姓^①。太清一生经历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至光绪二年（1876年）尚在世，大约次年逝世，享年七十七岁。

由于她的声名已播在人口，学术界也多主张不妨仍以顾太清称之，本书从之。古人有别号，今人撰述有笔名，倒也不必拘泥，反致生僻，但必定需知其实。

太清早年身历患难。三十七岁词《定风波·恶梦》曾云：“事事思量皆有因，半生尝尽苦酸辛。”四十一岁词《水调歌头·中秋独酌》也说：“不知今夕何夕，陈事忆当年。多少销魂滋味，多少飘零踪迹，顿觉此心寒。”次年又有词《莺啼序·雨中送春》说：“萍飘浪泊，难追欢事。”奕绘与太清成婚以后，也有一首为太清的题词《浣溪沙》说：“此日天游阁里人，当年尝遍苦酸辛。”这自然是文字狱给后人带来的遗患。

太清幼年时代即已离开北京，到过广东、福建，有可能还到过海南琼州，在江南苏杭一带曾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其间虽也曾回过

北京，但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这在她的诗词中可以找到踪迹。她年幼即离京，最大的可能是随父游幕。直到二十六岁时，才由奕绘把她接回北京。奕绘与太清甚至也是在苏州认识的。此事，从奕绘《生查子·记梦中句》一词略可窥知。词中回忆到二人的结合过程时曾说：“相见十年前，相思十年后。江月阖庐城，春风恋素手。（自注：四句梦中所见。）梦好合欢才，梦短将离又。惆怅倦游人，梦绕寒山秀。（自注：醒后续作。）”他们的成婚，哪怕是作为侧室，也拖了十年。看来家庭的阻力很大。词中表明，梦见她的地点是“江月阖庐城”苏州。词中所说的“寒山秀”，当然也是指苏州的景色。张继《枫桥夜泊》：“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寒山秀”是回忆苏州枫桥寒山寺一带的风光。奕绘早年也曾有客游苏州的经历，这在他的诗中也有蛛丝马迹可寻。其时太清的母亲仍在北方，尽管太清时时想念，但似乎一直未能团聚。太清是独自回京的，父亲则已客死异乡。这可能就是盛传她是“吴人”的原因。

有幸太清与奕绘婚后感情甚好，正室妙华夫人也能善待太清，使太清感到生活美满。夫妇出则同游，入则诗词唱和，共赏金石字画的收藏，充满闺房之乐，因此有人把他们比之为管夫人与赵孟頫，“闺房韵事，堪媲赵管”^②。也有人把他们比作李清照与赵明诚。徐德培词《绮罗香》有“甚薰砧，都属银潢，易安而后此居士”语。他二人所取的字号和诗词集名，也是配对的：子春对子章，太清居士对太素道人。太清集曰《天游阁集》，奕绘集称《明善堂集》，太清词名《东海渔歌》，奕绘词名《南谷樵唱》。奕绘在正室妙华夫人去世以后，也未再另续弦。太清虽未扶正，但仍得以有九年专房之宠。从二十六岁成婚到四十岁奕绘去世，共计十四年，太清的生活是幸福的。

奕绘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七夕去世。丈夫英年去世，给太清感情上的打击是很大的，不料又家庭变故骤起。关于此事，太清有诗记述。从诗题就可知其情。题云《七月七日先夫子弃世，十月廿八奉堂上命携钊、初两儿，叔文、以文两女移居邸外，无所栖

迟，卖以金凤钗购得住宅一区，赋诗以纪之》。太清被迫离开荣府，而且没有分得一点钱财，不得不靠变卖自己的首饰，买了一所住宅，带着自己所生的尚未成年的二子二女同时迁出第外，这在宗法社会，是令人惊诧的事。在太清来说，丈夫尸骨未寒，又连遭此打击，无疑是雪上加霜。荣府里发生了这一件事，京城里很快就传开了，并且把它与诗人龚自珍己亥年（1839年）仓促离京的事附会到一起，说是由于发现二人有婚外恋被逐。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丁香花案”的事件。对于此事，还引发了一场文字官司，赞同者有之，反对而辟谣者也有之^③。这是一起冤案，太清诗中也忿怒地说：“亡肉含冤谁代雪，牵萝补屋自应该。”词人用《汉书·蒯通传》里说的“里妇夜亡肉，姑以为盗，怒而将妇逐之”，后来在家中找到了“亡肉”而儿媳才得以昭雪的典故，来申诉自己的冤屈。从太清此后写的有关诗看，此事与奕绘长子载钧（妙华夫人所生）意图排斥庶出兄弟载钊、载初等原因有关。但太清被逐必有借口。20世纪30年代初，苏雪林女士在为太清辩诬的同时，认为传说的发生，不排除与龚自珍己亥出都事在时间上的巧合有关^④。在笔者看来，加在太清身上的诬陷，正是这类性质的事件。认为二者毫无关系的反对者没有注意到，太清在申诉“亡肉含冤”的同时，又表明“牵萝补屋自应该”的后一句。这句话本身除了在说明肉是被野犬所盗之意外，也在借以表明自己的贞洁自好。太清的这一冤屈，大约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太夫人去世以后，在定郡王筠邻的帮助下终于得到昭雪。再过一年余，太清也回到了荣府。太清在西城养马营自赁住宅住了四年，过着孤独寂寞的生活，生活困窘，加上早年的不幸，身份的歧视，在她身上留下了深重的精神创伤，如经历中的噩梦，深深地反映在她的作品之中。

从太清现存的全部诗词作品看，太清归京以后，生活面不宽，其范围除了自己的居邸，就是亲朋好友的交往和宴饮郊游的活动，足迹未出京畿地区。这也符合封建时代闺秀女子一般的生活范围。读书，吟咏与创作，书法绘画，是她生活的最大乐趣。丈夫在世

时，还与丈夫一起赏玩家藏的古董字画，题诗吟咏，闺房唱和。这就真是她生活的大略。但太清性喜交友，仅她的诗词中提到的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数十人，其中有地位很高的显宦（有的是因奕绘而认识的），如大学士阮元，尚书许滇生。宗室如定郡王筠邻、祥林，也有释道一流。但交往最多也最密切的，是她的闺阁女友。她们大多是一些文化素养很高的女性，填得一手好词，甚至擅长琴棋书画。值得注意的是，在交往最密切的人当中差不多都是苏杭籍。其中包括清末著名的女诗人女词人沈善宝（湘佩）。著名的女词人吴藻与太清也有文字之交。因此闺阁交往和唱酬，成了太清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

太清词写得最多的是她自己的生活感触，其中有时令节序，春花秋月的咏叹，亲朋闺友的聚散，家庭天伦的欢乐等等。大量的作品是属于纪游、咏物和诗词绘画的题咏，表现她生活的哀乐，感情真挚，笔法细腻。大量的抒情词，寄寓着她的人生理想，在太多的坎坷不幸的悲剧命运中，又表现了她的坚韧和闺阁个性。

太清出身满族，但诗书渊源，从小接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熏陶。又性喜读书，从她的诗词看，她喜好广泛，又读了许多文史典籍和古典诗词，为她的创作打下了厚实的基础。但佛道思想对她也有很重的影响。诗书礼仪之外，又染上了一层佛道的虚无色彩。这与她的生活遭遇不无关系。她自号太清，又号云槎外史，与僧道交往，还身着道装，让道士黄云谷画像。《自题道装像》云：“双峰丫髻道家装，回首云山去路长。”表现了她对现实的厌倦不满而向往到神仙世界中去寻求解脱的思想。在诗词作品中表现了她对湖光山色和美好春光的赞美和依恋，同时也流露了繁华易逝，青春不再的哀叹，存在着理想和现实人生的矛盾。

太清生活在清王朝“乾嘉盛世”以后迅速走向没落衰败的时

期。这是一个封建末世，又恰逢鸦片战争前后，尽管她的生活圈子狭隘，但仍然从自己跌落的生活，感受到了那末世的悲凉。“尘梦半生吹短发，清歌一曲送夕阳。”（《九日登后山》之二）她的诗词，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没落。在《江城子·题〈日酣川静野云高〉石画》一词中，又借着为画题词，抒个人“千里孤帆，一叶任风飘”的飘零身世之情，感受到了那“昏昏天地”的压抑，不禁唱出了“其奈眼看人尽醉，悲浊世，续《离骚》”的悲叹。她虽然生活圈子狭小，但对于官场还是深有洞察。《鹧鸪天·傀儡》一词，借木偶傀儡，讽刺封建官僚腐朽无能，平时却作威作福，欺压百姓：“驾赤豹，从文狸，衣冠楚楚假威仪。”实际他们是无用之物，“下场高挂成何用，刻木牵丝此一时”。因此她赞颂那种超尘脱俗的飘逸人生。《被花恼·题王石谷画〈友梅轩图〉》一词中，她称赞画家王翬“潇洒是平生，不作劳劳羁宦子。梅花结伴，修竹苍松，乐事无过此”的人生态度。

太清生活在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侵略的前后。殖民主义的侵略在她的诗词中也有所反映。咸丰七年（1857年）丁巳有词《意难忘·哭云林妹》一首，记许云林去世前刚从杭州回京，当说到家乡自鸦片战争以来所受殖民侵略荼毒之苦时，“相把袂，语悲伤。说离乱兵荒。叹年来，惊惊恐恐，无限凄惶。”咸丰十年（1860年）庚申，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焚毁圆明园，纵兵在京畿一带烧杀抢掠，又有诗记之。诗题即云：《咸丰庚申重九有感。湘佩书来，借居避乱，数日未到。又传闻健锐营（按在北京香山）被夷匪烧毁，家霞仙不知下落，命人寻访，数日未得消息，是以廿八字记之》。诗中抒发了“欲插茱萸人不见，满城兵火过重阳”的悲愤。

太清对于民生疾苦也很关心。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四月初八浴佛日恰逢一场大雨，词人欣喜之下填了《江城子》词一首，说：“一夜甘霖，普济万千家。今岁麦秋有望，民之乐，乐无涯。”同年又有《蓦山溪》词写游慈溪看捕鱼，生动地写了“临水野人家，好生涯、叉鱼活计”的渔家生活。这位久处深闺的词人，不仅